



留给第二故乡的那抹“老兵绿”

——5位老兵在内蒙古阿拉善接力治沙18载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最美退役军人

从本世纪初开始，因为肆虐一时的沙尘暴，很多人知道了一个地方：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那些日子里，从阿拉善“起飞”的漫天沙尘，让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居民苦不堪言。

防沙治沙，迫在眉睫，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又绝非一朝一夕可见成效。

2001年，时任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的李旦生，组织官兵投入“绿化大沙漠、遏制沙尘暴”的生态保卫战。2002年，李旦生从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并未从治沙岗位“退休”，而是与另外4位老兵，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张新华、李德海和阿拉善军分区原政委王永华，接力治沙18载，在茫茫沙漠中打造出近17万亩的绿色屏障，被当地农牧民亲切地称为“老兵绿”。

——编者

“沙子‘缠’腿，我‘拔’不出来呀”

“带头植树治沙的，是李旦生。”采访期间，李旦生是大家提及最多的人。扛着树苗，头戴草帽，身着迷彩服，脚踩解放鞋，黑红色的一张脸上“沟壑纵横”，李旦生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与常年在沙漠里劳作的农牧民并无两样。

“李司令从退休那天起，就开始每天拄着棍子，扛着锄头与大家一起干。”志愿者王新宇告诉记者，虽然李旦生退休了，可大家还是习惯称他“李司令”。“有次午餐，李司令和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在沙丘上席地而坐吃起了午饭。但一阵大风起，李司令和大伙只能干眼瞅着沙子往嘴里咽。收工时，大家发现李司令不见了，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不起眼的沙窝里找到了他。原来干了一天活，他累得靠在沙窝里睡着了，身上、脸上满是沙子……”



李德海、黄高成、李旦生、张新华（从左至右）在沙漠中筹划“阻沙屏障”新方案时的场景。

这些年，不论治沙多苦多难，李旦生从没想过放弃，用他自己的话说，“沙子‘缠’腿，我‘拔’不出来呀。”

18年前，李旦生在退休前的那个晚上，回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有个画面始终在脑海中抹不去：他去向挂钩扶贫对象李有财辞行，发现一场持续3天的沙尘暴过后，这个牧民家里死了27只羊和6峰骆驼，还有5峰骆驼和40多只羊被刮丢了。回来的路上，看到漫漫黄沙掩埋的牲畜尸体，李旦生心痛不已。在阿拉善军分区任职期间，他深刻意识到，治不住沙尘，就别想创掉贫困乡亲的穷根；而带领官兵打响沙漠“生态战”，更让他认识到，“以贺兰山为界，阿拉善成为河套平原乃至华北、京津的最后一道生态防线，是祖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想到这里，李旦生从床上坐了起来，“我要留下来，继续参加阿拉善军民的治沙大会战。”第二天一大早，他换上迷彩服，背上行李，带着干粮，来到沙漠深处，投入到治理沙漠的生态阻击战中。“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从一棵梭梭开始种起，一棵一棵地种，一片一片地绿化，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治理。”冬去春来，沙漠里的植被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李旦生一干就是18年。他就像一株骆驼草，在沙漠里生根、发芽，顽强地生长。

“你这个司令退休治沙，我这个司令也不能当逃兵”

晨曦微露，一栋居民楼里，几扇门不约而同地被推开，屋里的人下楼把树苗装上车，带着设备，发动车上路了。沙漠里的道路蜿蜒向前，几束车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车辆前行的目标是沙漠中的植树点。这段路程，李旦生和其他几位老兵，少的跑了三五年，多的跑了十几年。每到春天的植树季，他们回到阿拉善，几乎天天都要这样“跑”。在沙漠中植树极其不易。年过七旬的李旦生，干起活来明显吃力了，几捆树苗抱下来就气喘吁吁。他告诉记者，常常是第一天挖好的树沟，一夜之间就被沙尘填满。前一天刚种下的树，第二天有的根部已经裸露，有的已被大风连根拔起。有时一场大风，能将一个月的辛苦化为乌有，需要反复多次才能种活一片树林。“老司令给大家树立了榜样。他

“只要点燃每个人心中治沙植绿的‘火种’，再大的荒漠也会止步”

每当夜幕降临，几束荧黄的手电筒光束从一个山梁闪到另一个山梁，当地百姓就知道，是那5位老兵来了。他们从沙漠里收工回来，赶忙划拉几口饭，就揣上手电筒，去这村那村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挨家挨户动员农牧民参加植树治沙。

从退休起，5位老兵一直在为沙漠里的绿色梦想竞相奔走。他们的治沙植绿行动也感召和带动了社会各界参与其中。如今，阿拉善地区已自发成立了上百支“植树治沙”绿色志愿服务队，百余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近万名员工来到大漠接受国情教育，驻地26万军民投入到植树治沙会战，在腾格里沙漠东缘逐步建成宽4千米、长30千米的绿色长廊。

“1棵树就可以解决4平方米的荒漠化问题。”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的陈东征是李旦生的老同学，看到李旦生在第二故乡的作为和阿拉善特殊的生态环境，他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一番恳谈后，两人达成共建“青年世纪林”的合作意向。此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几乎每年都组织员工志愿者进入腾格里沙漠，与阿拉善军分区官兵携手植树，“青年世纪林”现已达5000多亩。

“我们不是几个人在种树。18年来，从部队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为实现阿拉善的绿色梦想默默奉献。”李旦生说，“尽管几万亩的生态建设与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戈壁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只要点燃每个人心中治沙植绿的‘火种’，再大的荒漠也会止步！”

18年来，伴随沙漠中一棵棵幼苗成长，还有5位老兵与日俱增的白发。他们郑重许下3个诺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建党100年时，建成生态公益林20万亩；2027年建军100年时，建成生态公益林30万亩；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生态公益林40万亩。”

这意味着，往后余生，他们将继续在这片“沙场”奋战。（照片由徐博荣拍摄）

征·曾在军旅

在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不由地想起40多年前，自己在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服役时跟随舰艇出海拉练的经历。当年，我所在的部队只有猎潜艇、炮艇和登陆艇，但舰艇上的老兵说，好几艘舰艇参加过“八六海战”和“西沙海战”，是名副其实的“英雄舰”。所以，那些舰艇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舰艇，威武雄健，战无不胜。

1977年10月，我作为公务员，跟随部队领导参加舰艇编队海上拉练。我问要去哪里？班长说好像挺远，要10多天。后来我才知道，是从汕头到大亚湾。当海军不一定都能登上舰艇，更不要说跟着舰艇出海。在警卫、通信、维修等部门工作的海军官兵，一般没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次任务前，我曾有过一次跟随首长乘坐登陆艇赴汕头出海口不远处某海岛的体验，小型舰艇剧烈摇摆带来的眩晕和恶心、呕吐，我记忆犹新。但这一次，首次出海拉练的新奇感还是让我雀跃不已。

从登上舰艇那一刻起，我吃住都在舰艇上了。摇摆不定的猎潜艇，舱室低矮，床铺狭窄，活动空间很小。舰艇除了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就是在浅海处抛锚“休息”。往往是傍晚抛锚时舰艇朝东，次日清晨舰艇就朝西了。我问舰艇上的老兵，舰艇怎么会自己掉头？他们说那是潮水升降的原因。

蓝色记忆

张栓柱

由猎潜艇、炮艇组成的编队，从汕头港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西。我爱听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那是不曾听过的蓝色交响曲。天蓝海阔间，舰艇划出朵朵白色浪花，即使是波浪滔天，于我而言，眼前都是不曾见过的生动景致。舰艇官兵们早已熟悉了这些画面，他们正按照训练科目要求，在船舵、制图、枪炮、通信、机械等岗位认真工作。

那时，我们部队的舰艇装备不是很先进，但官兵的斗志和作战能力非常强。海上拉练的一天，舰艇编队实施火箭打靶，目标是海上几个无名小岛。两艘猎潜艇前甲板的火箭瞄准目标后，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弹“嗖”飞向数百米外的目标。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海水夹杂着礁石碎块冲天而起。

我记忆深刻的，是夜间海上打靶。一天深夜，舰艇拉响战斗警报，舰艇编队迅即起锚驶向指定海区，全艇官兵迅速进入各自战位，火炮、火箭、高射机枪上的帆布罩被撤下。舰艇进入“战斗”前，灯光全部熄灭。远方“敌舰”上，微弱的灯光时隐时现。待我舰艇接近“敌舰”后，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火炮、高射机枪发射的枪弹直扑“敌舰”，在海面上划出刺眼光芒，枪炮声落在甲板上“叮当”作响。

一天，我问舰艇上的一名老兵，参加过海战吗？他说参加过“八六”海战：“战斗打得很惨烈，最后我们的舰艇靠上国民党军舰，有的国民党官兵跪在甲板上直打哆嗦的样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年，麦贤得和他的战友作战时乘坐的那艘“英雄舰”，那时还停靠在部队码头。退伍后我才知道，那时跟随舰艇编队拉练的副司令员，也是经历过“八六海战”的战斗英雄，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舰艇编队驶入大亚湾，那里风光秀丽，清幽怡人，湛蓝的海面倒映着白云，好似一幅“溶溶漾漾白鸥飞”的画卷。

40多年过去，中国海军舰艇装备升级换代，汕头海港也架起了好几座跨海大桥。但我还是很想念部队所在地那座海岛上的沙滩、椰树、红棉树，怀念站在甲板上，欣赏舰艇在广阔无垠的海滨劈波斩浪的日子。（本版制图：刘程）

喀喇昆仑，女军人勇爬天线塔

■张冀燕

讲述·老兵心路

离开喀喇昆仑已经几十年了，可每当想起那段峥嵘岁月，心里从不觉得苦，反而会泛起一丝美好，为自己把青春献给祖国边疆睡营而自豪。

1968年10月，我从空军地空导弹学院毕业，和另一位战友李清被分配到新疆和田，成为驻守在此的雷达部队第一批女兵。

初到和田，我们首先要适应的，就是大漠深处干燥少雨、沙尘肆虐的天气，有时夜里刮大风，半夜睡着了总感觉嘴里有东西，早上起来一抹嘴才发现，嘴里有沙子，真应了那句当地俗语：“和田人民真辛苦，一天要吃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面对艰苦环境，我告诉自己，在这里自己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军人。在喀喇昆仑，军人没有男女之别。有一年，部队要抽调人员上高山连队进行装备年度维护，我主动要求参加。很多战友说那里比和田还要艰苦百倍，劝我不要上去，这反倒激起了性格要强的我挑战自己的决心。

我们出发没多久，头顶一大片乌云沉沉地压了过来，这可是暴风雪要

来的前奏。“哪……”一阵急促的哨音传来，只听到连值班员大声呼喊：“同志们，保住雷达就是保卫祖国，赶快抢救天线！”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我已经抢先一步，跨上梯子登上了天线塔。下面的战士们瞪大了眼睛，指着我喊：“这不是那个女雷达技师吗？怎么让她上去了？”我顾不上那么多，只想着要在狂风暴雨中紧紧抓住天线。

不知过了多久，风雪终于停了下来，我的手指却几乎冻僵了，第二天患上了严重感冒，起不来床。不一会，一名小战士给我送来一个苹果。我心里嘀咕，这个季节山上连新鲜蔬菜都吃不上，怎么会有苹果？连队指导员告诉我，大雪封山前，山下送来过冬物资，除了新鲜蔬菜外，还有两筐红红的苹果，每人分到了两个。不少战士几个月没有见过水果，很快就把手里的苹果都吃完了，但那个小战士把苹果收了起来，说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吃。我这才明白，被自己吃掉的苹果竟然如此珍贵，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心酸，就盼着自己快点好起来，做好维护工作来报答战友的深情厚谊。

多年以后，战友相聚，依旧会乐此不疲地提起往事，讲到我这个在海拔5000多米的雷达阵地抢着爬天线塔的女兵。（尚崇昌整理）



喜挂光荣牌

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扎实做好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的工作，4月12日，新疆泽普县委组织部组织全县235名烈属、军属及退役军人家庭代表举行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

光荣牌不重，却承载着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军人和军属的尊崇与关爱；光荣牌不大，却写满了军人的牺牲奉献

和家人背后默默的支持付出。仪式现场，抗战老兵李春华激动地表示，广大退役军人要牢记部队光荣传统，珍惜光荣称号，退伍不退志，退役不褪色。仪式结束后，泽普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县人武部领导带领工作人员，上门为一些现役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胡 铮、李小龙摄影报道

本版制图：刘程